

说话的艺术

吴绿星 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说话的 艺术

吴绿星 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内 容 简 介

说话是一门艺术。你想提高谈话、辩论、报告、演说、讲课的艺术水平吗？你想增强社交能力，养成语言美的习惯，提高工作效率吗？请读一读《说话的艺术》。

本书以大量古今中外的生动事例，向你介绍了说话的有关知识和技巧。从古代的孟子、晏子到当代杰出的人物，如周总理、季米特洛夫，他们的妙语连珠，使人赞叹不已。书中穿插了很多典故、笑话、幽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实例。本书是一本专门研究如何提高人们口语表达能力的大众通俗读物。

封面设计

陈万祥

宋丽初

责任编辑

吕阶云

说 话 的 艺 术

吴绿星 编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

广州市应元路大华街兴平里三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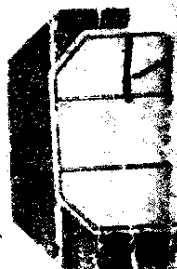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120千

1983年6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87,000—18,9000册 统一书号：9051·60209

定价：0.58元



前 言

古人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稀”者之一，就在于人的嘴巴会说话。在这个世界上，几十亿人有一千多种语言，无时无刻不在空间回荡。那声声话语象大地无数眼清泉涌于林莽山岩一样，汇成一股奔腾喧嚣的声浪，真切地显示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的勃勃生机。难道不可以这样说吗，没有口头的语言交际，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因此，人类的口语是宇宙间最美妙的乐音，它是历史文明的产物。

纵观古今，人类中多少有作为的人物何尝不也是一个雄辩家。他们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凭藉敏捷的思维，犀利的目光洞察了历史的真谛后，驾驭了声遏行云的口语艺术，为人民的利益大声疾呼，以一言九鼎之力，论理鞭辟入里、直陈要害；争辩激切锋利、快口如刀；交谈言词精警、风趣自如；言笑幽默睿智、妙语连珠。那一串串晶莹的语言象珍珠撒落在历史每一个角落，以它尖锐、深刻、凝炼、文雅的色彩折射出蕴藏在人民中的古老而深邃的智慧之光。

逝者如烟，未来似锦。在建设四化的今天，我们应批判继承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以适应今天的需要。当然，与一切学问一样，学习说话的艺术也离不开胆识和汗水。于多数人说来，未必能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更不能企望有副“三寸之舌”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壮举。掌握这门艺术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在社会交际中更好地传情达意，为人类多贡献力量。

说话离不开嘴巴，而嘴巴却附丽于头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不是么，没有爱憎分明，那有义正辞严；没有渊博见识，那能谈“天”说“地”；没有虚怀若谷，那得言谈秀雅；没有如泉思绪，那会口若悬河。事情很显然，掌握说话艺术首要的不是磨利嘴皮，而是磨砺思想。

编此书，是希望引起青少年读者对说话艺术的兴趣。书中编选的故事和言论，由于来源较广，难以一一注明出处了，望读者见谅。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又没有更多的材料可资借鉴，所以仅作为一种尝试，并以此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六月

目 录

别小看一张嘴	(1)
能把话说好吗	(5)
杜绝“四话”	(15)
立定格局 顺理成章	(22)
巧妙的反驳	(34)
增之则长 减之则短	(49)
只需意会 不必言传	(55)
善为笑言 生动风趣	(63)
慧于心而秀于言	(71)
连贯流畅 琅琅上口	(81)
声情并茂 仪态大方	(93)
交谈	(104)
问	(115)
法拉奇的提问艺术	(124)
辩论	(137)
站在被告席上的审判者	(145)
演说	(152)
一篇感人肺腑的讲演	(178)

别小看一张嘴

人怎么会说话

高尔基曾经讲过一个俄罗斯谜语：不是蜜，却可以粘住一切；谜底是语言。试想，人们深邃的思想，哪一样离得开语言来表达呢？所以说它能“粘”住一切。人有一张口，作用无非是两个，一是吃饭，二是说话。使用口头语言是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也许说话对人类来说是太普遍、太平常了，人们对这个抓不住、摸不清、稍现即逝的“怪物”的由来作过种种美好的想象。有这样一个传说，在人类还处于野蛮时，大家都是哑巴，传情达意只靠手势和眼神。有一年大旱之尽，天上忽然下起了大雨，久渴的人们纷纷张大嘴巴喝甘露。奇怪的是，这雨水一落到哑巴人的嘴里，大家即能叫出声音，继而又能说出话。另有人说人是摹拟自然界某些物体的声音开始讲话的，最早是古希腊一个哲学家斯多噶提出的。但是人们怀疑的是：既然天下乌鸦一般叫声，为什么中国人与外国人对它的称呼不同呢？再说，许多物体是不发声的，如太阳、月亮、高山……这又怎么表示呢？又有人认为起源于感叹，但一些高等动物在遇到外界刺激时何尝不也有喜怒哀乐？诸如此类的论点，都未能从语言的社会本质去解释语言的起源。

直到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人们

要劳动才能维持生存，共同劳动使社会成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无数次风雨共济、患难与共的协作，终致人类祖先彼此之间对某种事情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了。猿类留给人那不发达的喉管，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变化不断加强而缓慢地进化着。这样，发声器官渐渐能连续发出一个清晰的音节。鲁迅先生曾对这种现象作过形象的描绘：“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吭唷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门外文谈》）如果再深入地想一下，在偌大的地球上，各色人种祖祖辈辈各踞一角，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互不往来，但不约而同地产生各自的语言，不也证明它们的产生是遵循着一种共同的规律么。所以斯大林指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这说明了，语言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现象。离开人类，离开人的生活实践，就无话可说。

别小看一张嘴

讲与写是不同的。所以学过写作知识，未必能毫不费力地把话说好。一些语言学家指出，大约正因为说话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人们一天到晚用这手段跟别人的神经系统打交道，所以习焉不察，不大有人过问一下它的状态，关心它的问题，而且认为它不会有什么问题。谁还不会说话呢！

事实上，事情不这么简单。

据统计，世界上现今有八亿文盲。可以肯定的，这八亿不懂书面语言的人，绝大部分还是可以使用口头语言的。据统计，人平均每天有一个小时在说话，一生加起来有两年

半。假如把它们记录下来，加起来就会得到平均每部厚达四百页的著作一千部。事实上人们的一切活动领域，从物质生产活动到精神创作活动，从政治文化生活到日常生活都少不了用说话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协调共同的活动。并非耸人听闻地说，正由于说话具备了组织全面社会生活的功能，所以一旦失去它，社会就可能停止生产和其它活动，甚至崩溃。

既然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用说话来交流思想，因此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可是历史上有这么一批蠢人，他们企图用阻止人民说话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丑行，以维护统治，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国语》中有个故事叫《召公谏厉王止谤》，说的是周厉王为人残暴，都城居民怨沸腾。召公姬虎向厉王说，百姓对政令感到受不了，厉王非但不听，反而找人去监视百姓，发现谁说了反对他的话，立刻抓来杀掉。召公说，封闭百姓的嘴，比阻挡洪水更危险。百姓的嘴好比土地上有高山大海。有了这些，才会出产钱物财宝；又好比土地上有平原、草荡、低地、肥田，有这些才能生产衣着和粮食。百姓的嘴巴一打开，兴隆或败坏从这里开端。如您多做些百姓认为好的事，留意防犯百姓认为坏的事，就会财源旺盛，衣食丰足。百姓的话是他们在心里反复考虑过才说出来的，哪能把它堵住呢？如果硬堵，拥护你的人还有多少？

周厉王对这些话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最后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被放逐到彘城去了。这个故事本意为说明一国之主要体察民情，广开言路，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说话的重要性。召公所谓“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百姓的嘴一打开，兴隆或败坏从这里开端），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

别小看一张嘴。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古今中外都涌现出一大批能言善辩，能说会道的雄辩家。如在古罗马，演说曾风靡一时，群众把“倾听”作为生活的享受之一。那时演说家比文学家占有更光辉的地位，雄辩术甚至成为一切高尚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装饰品。那时，人们不愿意听音乐，而愿意把时间花在听讲演，听争辩上。每到这个庄严时刻，城市万人空巷，铺子关门，连主教也由卫兵簇拥去听。我国封建社会里某些时期，统治阶级甚至专门养一批“说客”，周游天下，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服务。战国时，公孙衍与张仪，一纵一横，其辩才声震天下，所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在《战国策》一书中，还写了司马错论伐蜀，虞卿斥楼缓等，这些说客，锋芒锐利，议论辟透，推记事理，切中时弊，他们都不愧是口才艺术家。纵观我国历史，从古代的孟轲、晏子、墨子……直到近代的许多杰出的人物，如严复、孙中山、李大钊、肖楚女等，都有着极其高超的说话艺术。外国的有希腊的西塞罗、雅典的德摩斯梯尼、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直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堪称口语艺术家。他们运用口语，在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不可磨灭的宣传作用。试想，如果这些革命先驱在向群众宣传时，哼哼唧唧不知所云，还有谁肯跟他们走呢。

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列宁为宣传革命真理，不但写过大量投枪匕首般的文章，而且作过大量的演说、谈话。他有着充分运用口头语言的高超艺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蔡特金是这样赞誉他的：列宁的讲话“是一个雄辩的杰作。没有半总卖弄词藻的形迹。只有有份量的明晰

的思想在发挥作用，只有无可辩驳的合乎逻辑的论据，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方向。他的语句象未经斧凿的石块那样地抛出去，并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列宁不想把人弄得眼花缭乱，神魂颠倒；他是要说服人，他使人信服，并使人神往。他所用的，不是使人陶醉的美丽而响亮的言语，而是光辉的精神；这种精神毫不自欺地理解全部社会现象的真相，并且异常诚实地‘说出真话’。列宁的话象痛烈的鞭挞和棍棒的猛击似地落在那些‘以猎取“右派”为游戏’，而不懂得什么才能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人们身上”。

要研究说话的艺术，列宁这些“雄辩的杰作”可以作为我们的典范。

能把话说好吗

为何有口难言

一位读者给某刊物写信说，自己有一个“怪”病——在众人面前一讲话就心慌，想讲的讲不出来，讲出来也结结巴巴，层次混乱，讨论时只好低头不语。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他初次站起来对众人说话时感到“嘴里好象被塞满了棉花，脉搏跳得象争夺银杯时的赛跑一样快。”影响说话正常的原因无非是生理与心理两种因素。从生理的角度讲，说话确实要具备发音条件。声音是由肺部呼出的气息，经支气管、气管到达喉头，使声带振动而发出声音。声带发出的声音在气息的推动下通过喉腔、咽腔、鼻腔等共鸣

器官，得以变化和扩大，最后传出体外。这就是“人的乐器”发出声音的简单过程。

一个正常的人，只要具备发声的生理条件，就能说出话来。

那末，有口难言的原因主要是心理的作用了。事实证明：如果一个人具有好的发声条件，却不去从事相应的语言活动，那他的口才也不会得到发展。因而，作为才能之一的口才训练只能主要通过实践去培养。

树立自信心和勇气

在家里说话泰然自若、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可一到众人面前说话就期期艾艾、惶惶恐恐；为什么？其实不过换了一个环境，好象连嘴巴也不听使唤、手也不知怎么放。这种情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一段话：“他好象是不知所措，很吃力的去使自己适合情景，在过分忧虑和过敏的感觉中挣扎了片刻，因而更使他难堪了。这时，我很同情他，他开始讲话，声音尖锐难听，古怪的姿态，黄皱的脸孔，疑虑的动作，好象一切都是与他为难似的，好在这仅仅只有一会而已。不久，他镇定了，他的才能也开始了。”话中指的是谁？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这段同代人的回忆说明了初登讲坛的人总不免会有一个由恐惧到镇定的过程。

新的环境与旧的环境不同在哪里呢？无非是场面大些，生人多些，这时内心往往产生一种卑怯的心理，怕讲得不好被人耻笑，讲错了要负责任……诸如似类的精神压力都会造成说话者惧怕的心理。

历史上有位英国首相狄斯瑞里曾说过，他宁愿领一队骑兵去冲锋，不愿在下议院讲一次话。

这些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尚且如此，那末，我们没有理由

希冀自己从娘胎掉下来就是演说家。正如鲁迅说的，不论怎样的天才，生下来第一声仍是啼哭，而不是一首诗。

初向众人讲话时与在自己家里讲话的确是不同的，主要是环境的改变对人产生影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说：“每一个新手，常常都有一种心慌病。心慌病并不是胆小，乃是一种过度的神经刺激。一个人初次站在许多听众的面前讲话，正象突然地见到了一只牡鹿，或是首次走上战场。”

现在可以放心了，这种害怕的心理是正常的。相反，那种从来没有对公众讲过话的人，一上场便谈笑自若，倒是罕见的哩。

那么，应当怎样去克服这种恐惧心理呢，既然我们承认这种恐惧心理是每一个初学者共同的现象，那末下一步就应当针对其产生原因而克服它了。罗马大将凯撒当年统率雄师渡海踏上英国土地时，如何使他的军队百战百胜呢？他命令全军站在杜弗海的悬崖上，俯瞰二百英尺以下汹涌的巨浪。士兵们发现来时乘的船只已被大火烧毁，这正意味着完全断了退路，唯一的求生办法只有努力向前征服敌人。士兵建立了必胜的决心，结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

要克服自己恐惧的心理，很需要这种自信心。建立必要的自信心，是练好口才的关键。

田中为什么学演戏

前日本首相田中在《我的履历书》中曾作过记述。他小的时候有过严重的口吃，因为说话困难常常被同学歧视、作弄。有一次，他不小心把几个新买的灯泡打碎了，情不自禁地发出“啊！”的一声，从此他知道生了气就可以情不自禁地发出声音来。

“口吃是个奇妙的东西。”他回忆道：“说梦话，唱歌的时候，同妹妹说话时就不结巴。跟自己的狗说说话也绝不口吃。可是一旦同长辈说话就莫名其妙地结巴起来，越紧张越厉害。读了不少矫正口吃的书，也没有见效。后来我认识到经常提醒自己：‘我不是口吃’，从而得到自信，这才是要紧的事。我认为有意放声唱、放声朗读有益，因此到了深山就练习发大声。

“在当年的学艺会上，我演饰《辨庆安宅之关》中的辨庆。老师知道我口吃，要我当‘导演’，当我几乎哭着向老师哀求说：‘绝不会结巴的，叫我演吧’。老师看到我的热诚，终于让我担任扮演‘辨庆’主角的重要任务。

“当天，戏刚开始，我拄了金刚杖，打扮成和尚就上场了。大家要看口吃的田中究竟演什么样的辨庆，所以全场鸦雀无声。……我带着演唱腔调开了头，结果意外顺利地说出了头一句台词。由此得到了勇气，难讲的《劝进帐》台词也能够顺利地念下去了。戏一结束，全场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其实，我为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想出了两种办法，第一个是台词里带上调子讲；第二是在演戏的时候加上音乐伴奏，使戏和音乐配合起来。这时候，成功地演出了辨庆角色，使我对克服口吃增添了莫大的信心。”

这段轶事虽不长，但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

口吃的田中，固然有先天的生理缺陷。但他发现自己并非绝对的口吃，进而分析自己在某些场合下并不口吃（如同妹妹等小辈说话）。这就是说，环境的变异，才诱发他口吃的出现。其实，我们身边一些所谓不会说话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家说话从容自如，侃侃而谈，一到了大场面，到了正式发言，就显得张口结舌。既然这种恐惧在一定场合下才产生，那末它就并非一成不变。适应了各种场面，这种恐惧

就可以克服。

恐惧心理往往还来自头脑中各种杂念，如说错要负责任，讲得不好人家会耻笑，甚至会害怕听众眈眈的目光，诸如此类的恐惧和犹豫，都会干扰自己说话能力的正常发挥。所以，说话前应当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一番清理，扫除思想障碍，才能无拘无束地把话说下去。

田中把克服口吃的第一关建立到舞台上去，这有着得天独厚的益处。在舞台上表演，虽然台下众目睽睽，但也不是无所裨益。相反，因为上台不是一般讲话，而是念台词，所以必须事先把要讲的话准备烂熟至融会贯通，越是烂熟，讲得越流利。因此，一个初学者要在众人面前镇静地开口，事先应有充分的准备，说话中心、层次、遣词用句都要打个腹稿，否则临场时心中无底，就好象一个盲人领着一群盲人，如履薄冰，前瞻后顾。因此有人说，没有准备的上场就象衣履不整地站在众人面前那么狼狈。

德摩斯梯尼成功秘诀

公元前雅典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十八岁的时候，曾参加一次关于民主和独裁的辩论大会，尽管说话前他已作过长时间的准备，一上台仍是老病复发——口吃。在急乱中，一些不良的习惯动作如耸肩膀又出现，惹得台下哄声大笑，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会场。后来，遇到一位著名演员，就把失败的苦衷向他诉说。演员答应帮助，便翻开剧本《普罗米修斯》，指导他念其中的一段。德摩斯梯尼照着念了一遍之后，演员也朗读起来。使德摩斯梯尼大为惊叹的是，演员那宏亮的嗓音，刚劲的手势，一切那么协调，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美感。从此，德摩斯梯尼每天跟演员一起练嗓子，培养

大声朗读的习惯，甚至在登山或海滨散步也力求使自己的声音盖过高风狂涛；为了纠正口吃，使发音清晰，他把小石子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的清楚。除了训练发音器官外，他还努力加强文学修养，希腊的诗歌、神话、悲喜剧，他都熟读乃至背诵，还多次观摩雅典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演说。经过十二年的艰苦磨炼，终于成为一位优秀演说家。

公元三三八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率领大军入侵希腊半岛，雅典成千上万的公民聚集在大广场。这时，德摩斯梯尼上台演说，他说：“公民们，要镇静！具有民主传统的雅典人会向独裁的腓力二世屈服吗？不，不会！公民们，要勇敢！具有爱国和牺牲精神的雅典人会被野蛮的侵略者所征服吗？不，不会！公民们，光荣的雅典人，团结起来，行动起来，胜利是有希望的，胜利就在明天……”

这一段烈火般的演说，其思路如推开灵感的闸门，滔滔不绝，其宏论的逻辑力量，其情绪的感染力，使满场为之震奋，无不为之折服。人民被鼓动起来，气势如虹，奋勇出击战胜了侵略者。

关键一个“练”字

德摩斯梯尼成功的秘奥在哪儿呢，一句话还是练习。练习要明确目的才有方向，那末，训练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要有实在的内容和清晰的观点，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

另外，意思要集中，前后连贯，不离题，不漫无边际、东拉西扯；力求语脉清楚，语流连贯。

还有，用词要妥贴，语句要完整，句式有所变化。符合口语习惯。

最后，还应有一定的概括能力，在限定的时间里，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完整地表达出来。

见多与识广

有些会议，在主要发言人讲完以后，非得下面的干部一个个表态。有些明明没有什么好讲的，也要来那么三五句。除了会风不正之外，从说话的角度讲，也是违反说话基本要求的；既然没什么说的，硬憋几句，除了浪费时间，引起听众反感、烦躁之外，还有什么效果呢？因此，没有话说宁可不讲。

要有话说首先有内容，“练”才有依据。我们力求每一句话都实实在在表现一定的思想。为了充实我们的思想，这就要千方百计加强观察与记忆。

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要处处观察、研究社会，因为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来源于实践。既然人的认识总是通过自己的感官从客观世界取得感觉经验开始的，而感觉经验又必须接触了某种事物才能产生，所以实践活动越广越深入，直接接触的事物越多，能提供我们说话的材料就越丰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文化不高，但生活阅历广的人，天下之大，熔于一胸，谈天说地滔滔不绝，就是因为见识广，说起话来就有了充实的内容了。

但不是凡阅历广的人都善于讲话，阅历广只是一个基础，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

数楼梯开始

发明电灯的大科学家爱迪生，有二十七个助手。这群助手每天从灯泡厂到研究室的路上来回。有一次，爱迪生说要出一道基础题，要大家准备一下，助手们废寝忘餐准备了几